



# 水波荡漾的白洋淀

余同友

小学时，我看连环画入迷，翻得最多的是《小兵张嘎》，一边看图一边磕磕巴巴地读文字，“白洋淀”总是读成“白洋定”。父亲纠正我，可我转头就忘。那时候，白洋淀在我心中，可真是个迷人的地方。无际的水面，无边的荷花，无垠的芦苇荡，常出现在我的梦中。在梦中，我成了神气的小兵张嘎，头顶荷叶嘴衔苇管，潜伏在芦苇丛中，浮游在荷花阵里……

直到1999年的秋天，我到北京上学，学校安排我们到白洋淀社会实践，我才第一次见到了梦里的华北水乡。我们坐渔民的小木船，在白洋淀上游了一会儿，小船挤满了人，晃悠悠的。划船的渔民操着一口浓重的保定话，对淀里的生态环境表示担忧：“鱼没了，现在只能捕些小虾米啦！”我们船行的区域是特意保留下来的一片小小的水面，即便是这样，也不见鱼跃水飞，只有纤瘦的荷秆被小船撞得东倒西歪。渔民拎起水里的地笼，倒在船舱里，只有三五只小螃蟹和小龙虾，慌张地挥舞着它们的前足。

二十多年过去，2024年的仲夏，我又一次来到白洋淀。船早不是往日的船了，是艘宽敞明亮的电动游船。我选了个靠窗的位置细细看，眼前的景象似乎与儿时的梦境叠加起来了。水波荡漾，水花清亮。不远处，淀泊相连，苇壕纵横，浮水植物与挺水植物挤挤挨挨，日光照耀在水面上、叶面上，跳动着音乐般的旋律。

忽然，一群水鸟从水生植物中散开来。“是白骨顶。”同行的人介绍。看出来，那些像小鸭子的水鸟，前额上真的刷着一块白。它们三五成群，追逐，啄食，嬉戏。我们的船与镜头靠近了，它们一点也不惊慌，只是歪着小脑袋，睁着绿豆似的小眼睛，无邪地看着我们。一只水鸟埋头在水里扎猛子，再探出头时，喙上已然叨着一条小白鱼。它并不吞嚼，而是悠闲地摆动着脑袋，像是在向小伙伴们炫耀捕食技艺。

这景象，被我们收到了手机镜头里。驾船的大哥对我们的惊呼不以为然，他说，这不算什么，这淀里现在有几百种水鸟，有一种叫青头潜鸭的，听说可宝贵了，别处很难见得着，它们却在咱们淀里定居下来了，不走了，那才稀奇呢。大哥也是个爽快人，我们和他攀谈起来。他满脸都洋溢着满足，自豪地介绍着自己家的情况。为了保护白洋淀水体与水生动物植物，乱捕滥捞早就被禁止了，网箱养殖也全部关

# 走进长沙

彭学明

滴翠掩映的书院，自带一种神秘的文化气息，遥远而贴近。遥远，是因为岳麓书院的建筑皆是古色古香，那些雕梁画栋，那些砖瓦檐角，全都闪烁着历史的青光，昭示着古老的日月流年。一扇扇厚重的大门，掩映的是一重重厚重的历史。一根根擎天的立柱，支撑的是一道道文化的脊梁。青山的层层遮蔽和庇护，更为书院披上了一层神秘、肃穆和庄严。贴近，是因为走进，你就能真切触摸到那种遥远，真切地看到一段段宝贵的历史鲜活浮现，一个个伟大的人物张开笑脸迎面走来。

不说别的，光是书院里无数的典籍和碑刻，就是一笔何等巨大的文化财富！“岳麓书院”的牌匾，仿佛还留着宋真宗笔墨的力道；“实事求是”的牌匾，让我看到《汉书》中的思想横跨岁月直抵今朝的力量；那出自《左传》和《论语》的“惟楚有材，于斯为盛”，又铭刻着多少豪气、底气和荣光？在这座深山书院，不知多少风流人物进进出出。岳麓山，因岳麓书院成为一座一览众山小的文化高山、一块人人向往的精神高地。

虽然，我那次只爬了岳麓山，看了岳麓书院，但也算到了大城市。这是我到过的第一座大城市，自然是念念不忘、引以为豪。就连长沙火车站那个标志性的火炬钟楼和《东方红》的钟声，至今都深深铭刻在我的脑海。

今都深深铭刻在我的脑海。

毕业工作，时光飞逝。去长沙的次数多了，对长沙的了解也日渐丰富。长沙不但有了我看不完的景，还为我展开了一个更广大的世界。

在王马堆汉墓，我看到出土的汉代简牍和帛书时，惊异于它们的斑驳与沧桑，更觉得那是历史写给未来的一封信。那精美绝伦的古琴、古箫、古笛和编钟，是历史弹奏给未来的和声。而那薄如蝉翼的丝织品，让我惊讶古人智慧与技艺的博大精深。

在长沙铜官窑，我看到了祖先怎样把一块泥脱胎换骨成一个碗、一个罐、一个鼎、一个坛，看到了祖先怎样在一把土上绣花、写诗、绘画，从而让土变得花一样好看、诗一样有味、画一样美丽。一块泥诞生生命和灵魂的过程，一把土淬炼不朽和永生的故事，都在铜官窑里默默讲述着陶瓷的前世今生。

在湘绣厂，我看到工艺大师们把一根根极为普通的丝线变幻成一道道彩虹、一支支画笔和一抹抹颜色。我看到一朵朵祥云在蓝色的天空上飘荡、一只只雨燕在翠色的山尖飞翔，看到云雀独立在枝头、蝴蝶依偎着山花、牛羊奔跑在田野、野鸭嬉戏在水边，小溪奔跑着唱歌的身影，朝阳喷薄着耀目的霞光。一根丝线居然能够复活所有的世界、呈

现所有的美丽，舞动丝线的匠人们太神奇、太了不起了。

更让我惊喜的，是长沙的那些先进制造业和软件技术产业。它们的发展和成绩令人瞩目，骄傲地展示着中国智慧、中国气派。当我置身在这些科技产业园，向科学家们讨教时，我真的无数次感叹自己愚笨且落伍，感叹新时代新科技的汹涌澎湃和日新月异。

其实，迷住我的，不只是长沙写不尽的魅力，还有道不完的活力。这座城市的生机与活力，是我无数次走进长沙、无数次流连忘返的缘由。长沙街头河流一样流淌的青春，让我变得年轻；长沙街头四处奔涌的活力，让我倍感振奋。特别是长沙街巷里夜夜璀璨的灯火、川流不息的人群、热闹非凡的夜生活，让我觉得长沙的白天与黑夜是连着的，连缀出一种别样的温柔与诗意。这别样的温柔与诗意，就是一四季都旺盛不眠的烟火，是白天黑夜都热气腾腾的人间景象。

当长沙的夜晚一如白天熙熙攘攘时，长沙的昼夜光阴便在城市的忙碌中展现出无穷的活力和生气。当长沙的灯火变幻着各种流行色，在湘江两岸溢光流彩、在大街小巷熠熠生辉时，它街头的鼎沸人声里便多了一种梦幻、一种宁静、一种安详。



国美术馆藏。水彩画《细叶百合》，作者常沙娜，中

# 老家味道

阿成

说到山东人在黑龙江，我曾经举过这样一个例子：一次朋友聚餐，每人报告自己的祖籍，想不到十个人当中居然有八位籍贯山东。不消说，每个人都曾听过祖辈、父辈讲过他们当年闯关东的故事。山东对他们来说，是一个久远不消的呼唤。那些来自山东家乡舌尖上的味道，更是每个人回山东必吃的美食。我亦然。

偶得空闲，决定回一趟山东老家。虽然是处理私事，但骨子里含着品尝老家美食的期盼。我心中的山东地方美食的首选是什么呢？一碗疙瘩汤。

人在山东龙口，手机查到一家店的疙瘩汤口碑不错，便沿着导航来到店里。第一印象是店面很不错，卡座，据说楼上还有单间。先是在其他客人的桌上巡视一遍，以便参考，再对着墙上的菜谱细细琢磨。美食很多，只是眼睛大、肚子小，只能选自己最期待最想吃的菜品。一钵三鲜疙瘩汤，一份大饼加鲅鱼酱。事实证明，我的选择是明智的。

疙瘩汤上来了。卖相真是不错。疙瘩汤是用一个“青如天，明如镜”的大瓷钵盛着的，洁净，讲究，颇有品位。最让人赏心悦目的是呈奶白色的疙瘩汤，小如珍珠的面疙瘩呈淡黄色。汤里的鸡葱花，薄薄的，嫩嫩的，

在北京，有很多读书看书的好地方。我最常去的是未名湖畔的那家旧书店。书屋不大，一眼到底。靠墙处两座书架一字摆开，与南北立着的另三排恰好写出一个高大的“山”字。书脊五颜六色，一股淡淡的油墨气，混着一丝潮霉味。这气味来自旧书，虽不优雅，我却甘之如飴。

我嗜读书，尤其喜读旧书。那些拇指与纸张摩擦后遗留的指纹，笔尖下流淌出的勾、划、圈、评等留痕、注释，甚至于纸页中夹藏的一枚枯萎的树叶，恰如老物件久经盘玩后沉淀的包浆，又如墨宝中前辈大家的题跋、印章，皆是前人烙刻下的珍贵足迹。我们正是踏着这些足迹，跨越眼前的山海，翱翔于历史的天空。

书山有路。我绕“山”而走回到原点时，看向屋子的主人。自我进店起，她一直坐在门口，低头看书。我突兀地站在那儿，一时不敢言语，直到她轻捻书页，“哗啦”一声将我引入沉寂中。“有啥推荐的旧书不？”她抬起头，细细打量后，轻声问我：“喜欢旧书？”见我点头回应，她起身走到角落书架处，抽出一本《平凡的世界》。

很爽眼。服务员介绍，这款海鲜疙瘩汤里有大虾、瑶柱等配料。一勺入口，端的不错，竟欲罢不能，连喝了五小碗。其实，在落座之前，我心里是有些没底的。前几年我来龙口出差，点了一次疙瘩汤。那家饭店门面很讲究，上来的疙瘩汤却让人大失所望。哪有疙瘩呀？全都是汤。转念一想，出门在外，一切顺其自然，汤就汤吧，但这家店是不会再来了。有了如此经历，这一次进这家新的饭店时，内心难免忐忑。所幸，这一份热乎又醇美的疙瘩汤，没有让我失望。

香喷喷的大饼和鲅鱼酱上来了。山东人做面食是一绝。筋道的饼嚼在嘴里，面香让人陶醉。这应当是蘸鲅鱼酱吃的，但许是我离开山东老家的时间太久了，对海鲜酱的味道有些陌生，在黑龙江吃得更多的还是农家大酱。饼卷大葱，卷白菜、生菜、红辣椒，所谓“卷一切”，再抹上大酱那样吃。那吃相真个是大快朵颐、气吞山河。饱餐之后，去拉车，去开荒，仿佛有使不完的力气。

这一餐，吃得满足，吃得愉快，可以慰藉乡愁。从饭店出来，正赶上龙口突降暴风雨。暴风雨中的渤海，瑰丽、壮观，在雷鸣电闪的衬托之下，汹涌澎湃，其势不可挡，并发出了巨大的轰鸣声——哦，这就是我可爱的老家。

此书是1994年发行的老版本，页面磨损，背胶开裂处也用白纸修补过。这些岁月痕迹，与这本书的气质有微妙的契合。看着印有路遥签名的绿色书皮，眼前不由得浮现出陕北高原上那个质朴且倔强的身影，还有那个中学时代躲在被窝中打着手电筒阅读《平凡的世界》的

# 淘书之乐

王建博

我。书中那些和土地一样质朴又饱含热情的文字像一颗颗子弹，击中了我最柔软的地方，让我气血翻涌，浑身颤栗。那时，路遥似乎理解了我，而我也似乎读懂了孙少平。也正是从那时起，我同这个勤勤恳恳、善良细腻的农村青年一样，爱上了读书，并从一本小说中汲取前进的勇气和力量。

读旧书，除了读取其中的哲思与妙趣，也为一睹书中作者和读者擦碰出的火花。它是前人留下的足迹，更是个人悟省的机缘。我曾在店里淘到了一本魏巍名作——《谁是最可爱的人》。它斜插在书列中，探出半截身子与我打着招呼。只一眼，我便记起父亲多次讲过的

回一枚刻着“松骨峰英雄团”的纪念章。一问之下，这位曾服役多年的老班长正是来自松骨峰英雄团，“最可爱的人”的继承者竟然就在我身边！某些在过去发行少、受众小的专业书，也只有在旧书店才有的卖。我曾买到一本齐鲁出版社的《苍山方言志》。打开旧书，读到那一句句熟悉而陌生的乡音时，我就会忆起当年的人和事。一切仿佛都在昨日，这感觉很微妙，让我欲罢不能。我想，若是将旧书拟人化，他应是一位沉稳内敛的老中医，自带一种安静祥和、平易近人的气场。老先生在身旁坐下，当他手指搭在我的腕处，周围仿佛静止，一切都那么亲切那么踏实。诊脉结束后，我合上书顶，才发现老先生留下的医嘱就是书中的某句话。

不经意间给人惊喜，冥冥之中必有收获，这正是旧书的无穷魅力，也正是我寻旧、怀旧的情怀所在。

# 有故事的村庄

车承金

结识白音爱里村，源于一套书：《喀左·东蒙民间故事》。此书获第九届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，喀左东蒙民间故事本身又是国家级非遗。这让我对故事的主要传承地之一——辽宁省朝阳市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白音爱里村无比好奇，决心去一探究竟。

驾车来到村里，一下车就被浓浓的民间故事气息包围了起来。行走在村庄道路上，墙上画有各种图案，摔跤、射箭、骑马、花草、树木、动物……构图虽简单，却栩栩如生，色泽艳丽，像是在举办一场露天美术馆。

我在一组写着“乌龟报恩”的画面前驻足。正端详，一中年男子走过来与我搭话。男子姓白。老白说，这组图是根据村里宝颜巴图老人讲的故事画的，大意是：纪家阿爸救助了一只受伤的乌龟，夜里阿爸梦见乌龟化作人来找他，让他买下河滩地，阿爸照做了。后来河滩地积了厚厚淤泥成为良田，从此纪家过上好日子。这是个报恩的故事，也有爱护动物的意思在里面。

老白不无自豪地说：“村子里墙上的每一幅画都是一个故事、一个典故，都有教育意义。”把故事画在墙上，既传承了民间故事，又让传统美德渗透到村里人的骨子里，可谓一举多得。看得出，村子在保护和传承民间故事上动了一番心思。我在心里为白音爱里村竖起大拇指。

此行我最想见的“故事家”，便是老白提到的宝颜巴图。《喀左·东蒙民间故事》为他讲的故事单独列了一

卷。一个人能讲这么多故事，着实令人敬佩。非常幸运，宝颜巴图老人正好在家。见我们进来，热情地沏茶倒水。“您肚子里咋有这么多的故事？”我开门见山。老人笑着说：“小时候我就喜欢听故事，家族里一位奶奶和楚赫阿爹都会讲故事，我一有空就黏着他们。听完故事，怕忘了，我就给小朋友们讲，一遍、两遍……”讲的次数多了，就记在了心里。“临别时，老人为我唱了《祝酒歌》，我从歌声里听出了饱满的情感和岁月的积淀。

宝颜巴图家出来，公路对面的小卖部门口坐着爷孙俩，老的七十来岁，小的六七岁。我凑过去打招呼，说：“小朋友，你会讲故事吗？”男孩看了看我，说：“我给你讲兔子和狐狸的故事吧！”“好！好！”我连连拍手，找地方坐下听男孩讲起来。

“兔子和狐狸是好朋友，有一天见一个人挎着筐走过来……”一开始，男孩低着头，有点拘谨，讲着讲着声音大了，手还不时的比划，很是绘声绘色。我问他能讲多少个故事？他说能讲二十多个，还有小伙伴能讲三十多个呢。我心里啧啧称奇：刚刚是七八十岁的老人，现在又是六七岁的孩子，这个村里果真是人人都能讲故事。可以说，讲故事，听故事，已融入村里人的生活。即便是这种大孩子间口耳相传的讲述，在不断传承积淀后，也具有了非同一般的价值。

夜深了，喧嚣一天的白音爱里村静了下来。农家小院的一盏灯光相辉映，墙壁上的画中人与村里人一起进入了梦乡……

